

恩 格 斯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我們西欧的工人政党双倍地^①关心俄国革命政党的胜利。

第一，因为沙俄帝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后备陣地，同时还是后备軍；只要它消极地存在，就是我們的經常威胁和危險。

第二，因为，——对于这一点，从我們这方面來說，沒有賦予足够的意义，——俄国不断地干涉西欧事务，以此阻撓和破坏我們发展的正常进程，其目的是占領可以保証它对欧洲的統治的地理据点，从而使欧洲无产阶级的胜利成为不可能。^②

① 在“时代”杂志中，論文是这样开始的：“不仅社会党人，而且西欧任何国家的任何一个进步政党都双倍地……”等等。——編者注

② 在“时代”杂志中：“……从而在沙皇的鉄蹄之下消灭进步的一切可能性。”
在“时代”杂志中，代替本文中下面关于卡·馬克思一段的是：

“在英国，不提到大卫·烏尔卡特的名字就不可能論述俄国的对外政策。五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向自己同胞介紹他所熟知的俄国外交的目的和方式；而对他的全部劳績的唯一奖賞就是：他被視為怪人和最无聊的书呆子。的确，平庸的市儈总是这样称呼任何坚决談論不愉快的事情的人，而不管这些事情是否重要。不过，痛恨市儈而又既不了解他們的本性也不了解他們在我們时代存在的历史必然性的烏尔卡特，注定是要垮台的。他这位旧派托利党人看到：至今在英国只有托利党人能給予俄国以有效的反抗，而英国的和国外的自由党人的活动以及大陆上的整个革命运动通常只对这个国家有利，——他认为：要有效地反击俄国的突襲，就得成为托利党人(或土耳其人)；每个自由党人或革命家都有意或无意地当俄国的代理人。俄国外交的經常活动使烏尔卡特深信：俄国是万能的，它实质上是現代历史的唯一积极因素，而所有其他的政府只是它手中的消极工具，因此，如果不是他那么夸大地評

卡尔·馬克思第一个在1848年指出，并从那时起不止一次地強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欧工人党才不得不与俄国沙皇政府作殊死战。这是他的功劳。我根据这个方針发表意見，仅仅是繼續我的亡友的事业，完成他所未能完成的事业。

甚至俄国的革命家有时也暴露出他們对俄国历史的这一方面知道得相当少。这是由于，第一，在俄国本身，关于这一点只容許官方的奇談怪論存在；第二，許多革命家过于輕視沙皇政府，认为它既鼠目寸光又貪污腐化，所以不能有任何合理的行动。順便指出，在对內政策方面这是正确的；在这里，沙皇政府束手无策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不仅須要知道敌人的弱点，而且还要知道他的长处。而对外政策，这毫无疑问是沙皇政府所擅长的、而且是非常擅长的一个方面。俄国外交形成了特殊的現代耶穌会，它强大到在需要的时候甚至足以压倒沙皇的怪癖，能够在自己周圍大肆散播舞弊之風而在自己內部則取締舞弊。最初这一耶穌会多半是由外国人組成的，其中有：科西嘉人，如波措-施-博尔哥；德国人，如涅謝尔罗迭；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国人，

价土耳其的实力，那就不可理解，为什么这种万能的俄国外交很久以来未能夺取君士坦丁堡。烏尔卡特力求把从法国革命起的全部現代历史归結为俄国和土耳其之間的外交象棋戏（其他欧洲国家在其中充当俄国的小卒），因此，他就必須装出一个东方先知的姿态，用一种玄秘的超外交的語言宣揚奧妙而神秘的学說，充滿了許多关于很少有人知道，甚至是难以确定的事实的暗示的学說，来代替简单明了的历史事实。他建議重新把大臣們送交法庭审判，并用秘密委员会代替內閣，认为这是克服俄国外交对英国外交的优势的万应良药。烏尔卡特是一个具有巨大功劳的人，此外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英国旧派紳士；但是，俄国外交家完全可以說：《Si Mr. Urquhart n'existait pas, il faudrait l'inventer》（如果没有烏尔卡特先生，也应该想出这样一个人来）。——編者注

如李文。它的創始人叶卡特林娜二世也是外国人。

旧俄高級貴族还有过多的私人和家族的世俗利益，因此它不絕對可靠，而在这一新教团中供职却是要求絕對可靠的。由于不能强迫貴族放棄私人財產，不能强迫它接受天主教耶穌会神甫的独身主义，所以，开始时仅把次要的职位，如代表、大使等职位委托它，这样就逐渐构成了本国外交官的一个派別。至今只有一个真正的俄国人哥尔查科夫在这一教团中身居要职；他的继承者馮-吉尔斯仍然用外国姓。

这个最初由外国冒險主义者組成的秘密团体，把俄国提高到現在这样强大的水平。这一帮人以鋼鐵般的坚定性，始終不渝地追求既定的目的，不怕背信棄义、阴谋叛变、进行暗杀，也不惜卑躬屈节、重金賄买，不因胜利而陶醉，不因失敗而气馁，用千百万士兵的尸体和至少是一个沙皇的尸体换取自己的成果，——这一帮人有多大本領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为了把俄国的边界从德涅伯河和德維納河扩展到維斯拉河以西，直到普魯特河、多瑙河，到黑海，从頓河和伏尔加河扩展到高加索以南，直到阿姆河和錫尔河的发源地，他們的作用超过了俄国所有的軍隊；正是这一帮人使俄国成为偉大、强盛和令人恐惧的国家，并为它开辟了海上統治的通途，从而也在国内巩固了沙皇政权。在庸俗爱国主义者公众的眼中，胜利的光荣，一連串的成就、沙皇政府的威力和光輝，大大胜过了它的一切罪恶、全部暴政、所有的非正义行为和专橫；沙文主义者也在大肆吹嘘贊揚棍棒的优点。在俄国人們这些成就的真正原因和詳情細节知道得愈少，它們愈多地被官方的奇談怪論所代替（那些好心腸的政

府为了臣民的福利和为了刺激他們的爱国主义到处都在这样做，例如在法国和普魯士就是如此)，則上述現象就愈加厉害。因此，任何俄国人，只要他是沙文主义者，迟早总会拜倒在沙皇政府的面前，我們通过吉霍米罗夫的例子就看到了这一点。

这帮冒险主义者怎么能对欧洲历史的进程起如此巨大影响呢？非常简单。他們决不是无中生有，而只是正确地利用了現有的形势。俄国外交的一切成就是具有非常明显的物质基础的。

我們来看看 18 世紀中叶俄国的情况。那时它就是一个大国，国内居住着純粹由清一色的种族組成的部落。居民稀少，但成长迅速，因此，国家的威力与日俱增。这些居民在智力方面停滞不前，缺乏創造性，但是在其从祖先继承下来的風俗习惯的范围内，可以利用他們去作任何事情；他們坚韧、勇敢、恭順，善于克服一切困难，他們对于由密集的群众决定战局的时代的战争來說，他們是最好的兵源。这个国家的本土只有一条西部边界与欧洲接壤，因此仅有这一方面易于受到攻击；国内沒有一旦攻下来就可以迫使它媾和的中心区；这个国家道途梗阻、幅員广闊、补給来源缺乏，因而它几乎完全是无法占領的；这个国家本身对任何善于利用它的人來說都是一个不可攻克的障地。誰如果善于利用它，就可以在歐洲为所欲为地挑撥离間，把任何一个别的政府^① 誘入无休无止的战争。

强大的、在防御方面几乎是不能攻破的俄国，在进攻方面却

① 在英文原文中是：“任何一个别的欧洲政府”。——編者注

相应地軟弱无力。在国内进行集训、組織、武装和調动军队方面都碰到严重的障碍,不仅在物质上有种种困难,而且官吏和軍官的貪污現象也极端严重。直到今天,所有想使俄国能够广泛采取攻势的試图都遭到了失敗;很可能最近一次即目前所作的推行普遍兵役制的尝试,也更加会遭到失敗。可以說,这里障碍的增长几乎与須要組織的群众的自乘数成比例,至于在少得可怜的城市居民中找不到現在所需的大量軍官,就用不着談了。这一弱点对俄国外交來說决不是秘密;因此,俄国外交总是尽力設法避免战争,把战争当作是最后的万不得已的手段,并且只是在绝对有利的条件下才进行战争。俄国只会接受这样的战争:俄国的盟国担負主要的重担,由它們的領土承受战場的毁灭性影响,由它們抽調最多的战士,而俄国士兵則担任大多数战役中备加珍惜的后备軍角色,但在所有的决战中,他們却获得用較少牺牲换来的决定战局的荣誉,在1813—1815年的战争中就是这样。但是,在这样有利条件下进行的战争是不常有的,所以俄国外交宁願利用其他强国的互相矛盾的利益和欲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唆使它們互相傾軋,从它們的冲突中坐收漁利,以便推行俄国的侵略政策。至于单独的軍事行动,沙皇政府只用来对付那些显然弱小的敌人,如瑞典人、土耳其人或波斯人,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它也就不需要跟任何人来分自己的战利品了。

再回过头来談談1760年的俄国。这个同一种族的不可攻克的国家邻国,全都是这样一些国家:有的看来或实质上已趋向衰落,有的已經瀕于崩溃并因此而成了真正的*matière à conquête*〔侵略对象〕。北部是瑞典,它的实力和威望正是由于查理十二

世作了滲入俄國內部的嘗試而下降；查理十二世也因此而葬送了瑞典并向大家表明了俄國是不可侵犯的。南部是土耳其人和他們的納貢者、克里木的韃靼人，他們只不過是昔日強國的廢墟；土耳其人的進攻力量早在100年前就被摧毀，他們的防禦力量暫時還算可觀，但已開始縮減；這一日益擴大的缺點的最好標誌是：被征服的基督教徒，即構成巴爾干半島大多數居民的斯拉夫人、羅馬尼亞人和希臘人開始了波動和騷動。這些基督教徒，幾乎全屬於希臘教派，因此是俄國人的教友，而其中的斯拉夫人——塞爾維亞人和保加利亞人——又和他們同一部族。因此，只要俄國發出保護被壓迫的正教和被奴役的斯拉夫各族的號召，就可以在解放的幌子下為侵占打好基礎。從高加索山脈向南，在土耳其統治下的還有一些小的基督教國家和信奉基督教的阿爾明尼亞人，在這裡沙皇政府也可以裝出“解放者”的姿態。加之在南部，使貪婪的侵略者着迷的還有一樣在歐洲無與倫比的戰利品：東方羅馬帝國、整個正教世界的宗主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如果察爾格勒。僅僅這一城市的俄國名稱就表明了对東方的統治，表明它的統治者在東方基督教徒中間享有盛名。

如果察爾格勒作為俄國的第三都城而與莫斯科和彼得堡并列，這不僅會意味着對東方基督教世界的精神統治，而且也是統治歐洲的決定性的一步。這會是一個強國對黑海、小亞細亞、巴爾干半島的統治。這會意味着——只要沙皇願意的話——可以封鎖黑海，禁止除俄國之外的商船和艦隊航行，意味着黑海變為俄國的軍港和俄國艦隊演習的場所，俄國艦隊可以在任何時刻從這個安全隱蔽所通過設防的博斯普魯斯海峽進行偷襲，並且

可以返回隱蔽。那時，俄國要做的就是取得對松德海峽和兩個貝爾特海峽的統治，——這樣一來它的海防也就安然無恙了。

對巴爾干半島的統治將使俄國伸展到亞得里亞海。要守住西南部這段邊界，如果不相應地擴展俄國整個西部邊界，如果不大大地擴張它在西方的勢力範圍，則是不可思議的。在這方面形勢顯然更為有利。

首先因為，處於土崩瓦解狀態的波蘭、以剝削和壓迫農民為基礎的貴族共和國，根據其憲法不能有任何全國行動，因而注定要成為鄰國輕便的戰利品。根據波蘭人自己所說的，從18世紀初開始，波蘭就是一片混亂（Polska nierzadem stoi）；外國軍隊不斷地侵占波蘭全部國土或取道波蘭；它成了他們的旅館和小飯店（正如波蘭人所說的，Karczma zajezdna），而且他們通常總是忘了付錢。彼得大帝有步驟地破壞了波蘭，他的繼承者只是坐享其成。而且對此他們還有這樣一個借口：“民族原則”。波蘭不是一個同一种族的國家。當大俄羅斯陷入蒙古人鐵蹄下的時候，白俄羅斯和小俄羅斯合併於所謂立陶宛國家，以防禦來自亞洲的侵犯。後來，這個國家自願地同波蘭合併起來。此後，由於波蘭有較高的文明，白俄羅斯和小俄羅斯的貴族在很大程度上波蘭化了，而在16世紀，耶穌會教徒統治着波蘭，迫使波蘭的信奉正教的俄羅斯臣民轉入羅馬教會。這就給予大俄羅斯皇帝以一種愜意的借口，使他像提出对被波蘭壓迫的俄羅斯民族地區的所有權一樣，提出對過去立陶宛國家領土的所有權，儘管根據最著名的現代斯拉夫學家米克洛什奇的意見，小俄羅斯人講的並不是一種俄國方言，而是完全獨立的語言；另一種干涉的

借口是：作为正教的维护者来保护合并教派的信徒，虽然后者早已安于自己在罗马教会中的现状。

在波兰后面的是另一个在当时看来已进入不可挽救的崩溃状态的国家——德国。从三十年战争的时代起，罗马-日尔曼帝国已是一个名存实亡的国家。帝国诸侯的政权愈来愈接近完全的自主。他们不服从皇帝意志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德国代替了波兰的 *liberum veto* [否决自由]）根据威斯特伐里亚和约的条件得到法国和瑞典的坚决保障，因此，德国中央权力的加强，就需要取得外国人的同意，而外国人则千方百计地阻挠它的加强。瑞典由于在德国占有它的征服地，所以在帝国议会中有席位，有投票权，而且是其中的一个全权的成员。在每一次战争中，个别的德意志帝国诸侯总是成为皇帝的外国敌人的盟友，所以每次战争同时也是内战。几乎帝国所有的大诸侯和中等诸侯都操纵着路德维希十四，国家在经济上已经破产，以致每年没有法国用于购买的黄金的流入，就根本不可能在国内维持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因此，皇帝早就寻找自己政权的支柱，不过不是在自己的只是花费他的金钱而除了忧虑和惊慌之外什么也没有给他带来的帝国内部寻找，而是在他的奥地利、德国和德国之外的世袭领地中寻找。同时，普鲁士王朝也作为奥地利王朝的对手开始露出头角，并逐渐与它并驾齐驱了。

这就是彼得大帝时代的德国状况。这位真正的伟人，——其伟大决不是像彼得的继承者叶卡特琳二世的恭顺奴僕弗里

* 参看：Güllig, *Geschichtliche Darstellung des Handels etc.* Jena, 1830, 2. Band, S. 201—206.

德里希那样的“偉大”。前者充分估計了对俄国非常有利的欧洲形势。他清楚地看到了、制定了并开始实现俄国对瑞典、土耳其、波斯、波兰政策的基本路綫(这比他的大概是由某个后裔草拟的所謂遺囑中所写的要清楚得多)以及俄国对德国政策的基本路綫。除瑞典之外,德国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多地引起了彼得的注意。瑞典他必定要摧毁;波兰也是垂手可得;至于土耳其,一时还談不上;但是要在德国站稳脚跟,在那里占据法国利用得很好而瑞典还无能利用的地位,——这是他的主要任务。他尽一切方法想取得德国的一个省,从而儕身于德意志帝国諸侯之列,但未能成功;他只是推行了同德国統治者王朝通婚的制度和外交上利用德国内部糾紛的方法。

在彼得之后,由于普魯士的兴起,发生了更进一步的有利于俄国的重要变化。普魯士的成长使德国皇帝在帝国内部有了一个实力差不多与他相等的敌人,它使德国的分裂状态永久化和极端化。但同时这个敌人羽翼未丰,还不能离开法国或俄国——特别是俄国——的帮助,因此,他愈多地摆脱对德国皇帝的从屬关系,則愈牢靠地陷入从屬於俄国的地位。

由上可見,欧洲只有三个必須正視的强国:奥地利、法国、英国。但是,要唆使他們相互傾軋或用領土擴張的誘餌去收买它們,这决非难事。英国和法国仍然是海上的竞争者;可以用占領比利时和德国的前景引誘法国;对于奥地利來說,向法国、普魯士,而从約瑟夫二世时代起也向巴伐利亚索取各种利益的諾言可能成为它的誘餌。因此,只要有效地利用相互冲突的利益,就能保証俄国在进行每一个外交发动时取得强大的甚至是絕對强

大的盟友。于是，在这些邻国面前，在这三个大国面前，统一的、同一种族的、年青的、迅速成长的俄国就立定脚跟了。这些邻国在不断瓦解，这三个大国也被傳統、它們生活的經濟条件、政治利益或王朝利益或侵略野心所割裂，它們陷入无休止的糾紛，彼此經常想以狡計取胜；而俄国却是难以攻克的，完全不可侵犯的，加之它是一块完整无缺的、十分柔軟的可塑之材，对于有本領、慕虛荣的人來說，对于那些不論地点，不擇手段，只要能取得真正的权力的人來說，是个非常可贵的地方，是施展他們的本領、滿足他們的虛荣心的真正舞台！而这样的人，在“启蒙的”18世紀比比皆是；这些人为了服务于“人类”，走遍全欧，謁見所有开明的君主，——而有哪个君主不想在那时成为开明的呢！他們在哪里找到肥差，就在那里安身，組成了一个“沒有祖國的”貴族資產階級的启蒙国际。这一国际拜倒在北方的塞米拉米达的脚下。北方的塞米拉米达就是恰好沒有祖國的索菲婭-奧古斯特·安哈尔特-蔡尔布斯卡婭，即名叫叶卡特林娜二世的俄国女皇。这位叶卡特林娜从这个国际的队伍中搜罗俄国外交耶穌会的爪牙。

卡尔·考茨基在其論托馬斯·莫尔的著作中指出，15世紀和16世紀的“人道主义”，即資產階級启蒙运动的第一种形式在它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怎样变为天主教的伪善。同样，資產階級启蒙运动的完全成熟了的第二种形式在18世紀变成了現代的伪善，变为俄国的外交。这种向自己对立面的轉变，这种归根結底朝着与出发点完全相反的地点的走动，构成所有历史运动的必然命运。这些运动的参加者不了解它們的原因和存在条件，因此，运动就被引向純幻想的目的。“历史的恶作剧”将会对

它們作无情的修正^①。

我們来看一看，这个耶穌会为了达到唯一的、不变的、从不忽視的目的——俄国的世界統治，在如何地工作，如何地利用相互竞争着的大国的不断改变的目的。

二

1762年，当大蕩妇叶卡特林娜二世在丈夫被暗杀后登上王位的时候，世界形势从来不曾这样有利于沙皇制度推行其掠夺計劃。七年战争把整个欧洲分裂成两个陣营。英国摧毁了法国人在海上、在美洲、在印度的威力，然后又把自己在大陆上的同盟者普魯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抛給命运去摆布。这后者，在1762年，当登上俄国王位的彼得三世拒絕對普魯士作战的时候，就已瀕于毁灭；被自己最后和唯一的同盟者英国所遺棄了的，跟奥地利和法国长久鬧翻了的，在七年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弄得精疲力尽了的弗里德里希，只得投身到新的俄国女皇的脚下，而无其他选择的余地。这样，他不仅能获得强有力的保护，而且还有希望兼并那决将普魯士东部和他的帝国的其余部分隔开的波兰土地，而占領这块土地現在已成了他一生的主要目的了。1764年3月31日（4月11日），叶卡特林娜和弗里德里希在彼得堡签订了一个条約，根据这个条約的秘密条款，双方承担了以武力保护波兰宪法这个毁灭波兰的最好工具，反对任何改良企图的义务。

^① 英文原文中沒有最后一段。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档案館中有这一段的德文手稿。——編者注

这就注定了波兰在未来受到瓜分。波兰的一块土地是女皇抛給普魯士的一根骨头，使它在整整的一百年間乖乖地被拴在俄国的鎖鏈上。

我不来詳細談第一次瓜分波兰的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瓜分是違反古旧的瑪利亚·德利撒的意志，由欧洲“启蒙”的三大台柱：叶卡特林娜、弗里德里希和約瑟夫三人进行的。后面两人以拥有开明的治国才智而自豪（他們以这种才智踐踏了关于古代人民权利的成見），在这里却愚蠢到这种地步，甚至看不出，他們由于参加掠夺波兰而把自己完全置于俄国沙皇制度的权力之下。

这些开明的加冕邻居对于叶卡特林娜是再有用不过了。“启蒙”^①是18世紀沙皇制度在欧洲的口号，就像19世紀的“解放各族人民”一样。沙皇制度每次掠夺領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启蒙”^②、“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而幼稚的西欧自由派，直到格萊斯頓，都相信这一点^③，并不更聪明的保守派却同样毫不动摇地相信俄国官方同时使用的其他詞句，如关于保卫法制，关于保持秩序、宗教、欧洲均势以及关于条約神圣的詞句。俄国外交巧妙地蒙蔽了欧洲两大资产阶級政党。俄国外交，也只有它，能够同时既是正統派又是革命派，既是保守派又是自由派，既是正教派又是启蒙派。这样的俄国外交家对“有教养的”西方所怀的藐視，是可以理解的。

① 英文本是：“‘进步’，‘启蒙’”。——編者注

② 英文本是：“‘进步’，‘启蒙’”。——編者注

③ 英文本是：“直到今天还相信这一点”。——編者注

波兰之后就輪到德国了。1778年，奥地利和普魯士由于巴伐利亚的遗产而打了起来，这又只对叶卡特林娜有利。俄国现在已经强大到不要再像彼得那样在德意志帝国之内寻求作为成员的席位了^①；它现在力求在那里取得的地位，是它已在波兰占据的地位，是法国在德意志帝国所占据的地位，即能反对任何改良企图，保持德国混乱局面的地位。它终于争取到了这一地位。根据1779年的特申和約，俄国和法国共同保証这项和約以及它所确认的以前各項和約（其中包括1648年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約）的执行。这使德国的軟弱无能成了定局，德国被宣布为法国和俄国未来进行瓜分的对象。

土耳其也没有被遺忘。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总是在俄国西部边界太平无事，而欧洲又忙于某种其他事务的时候进行的。叶卡特林娜进行了两次这样的战争。第一次战争带来了亚速海沿岸地区，和克里木的独立，过4年克里木成了俄国的一个省份。第二次战争使俄国的边界从布格河推进到特涅斯特尔河。在这两次战争当中，俄国的代表們都煽动希腊人起义反对土耳其人。自然，起义者最后都被俄国政府拋棄而听任命运的摆布。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叶卡特林娜第一次为自己及实行“武装中立”^②（1780年）的同盟者提出了关于限制英国妄想为它在公海上的軍舰取得的权利的要求，这些要求从那时起便成为俄国政策的不变目的，并且按照1856年巴黎和約的条件已基本上

① 英文原文中加了一句：“通过获得某个小的德意志公国的办法”。——編者注

② 英文本是：“由于所謂在北方的‘武装中立’”……——編者注

为欧洲和英国本身所承认。只有美利坚合众国直到现在还不愿意考虑它们。

法国革命给叶卡特林娜带来了新的时运。由于毫不惧怕革命思想渗入俄国，她认为这一事件不过是使欧洲各国彼此争吵起来，从而使俄国能放手行动的一个新的有利时机。在她的两个开明的朋友和邻居过世后，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在普鲁士，列奥波特在奥地利企图实行独立的政策。革命给了叶卡特林娜一个大好机会，使她能以反对法兰西共和国作幌子重新把这两个人拴在俄国的锁链上，并且在他们两人忙于法国边界的同时，在波兰进行攫取的勾当。不论是普鲁士，或奥地利都陷入了罗网。虽然普鲁士（它从1787年到1791年扮演了波兰反对叶卡特林娜的同盟者的角色）及时地醒悟过来，并且这次要求在掠夺波兰的勾当中获得较多的份额，虽然也不得不送给奥地利一块波兰土地，但是猎获物的极大部分仍然落入叶卡特林娜手中。差不多整个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现在都并入了大俄罗斯。

但是这一次事物也有相反的一面。对波兰的掠夺分散了1792—1794年的联盟的力量，并使联盟进攻法国的力量削弱了，给了法国以巩固的时间，以至使它能完全独立地取得了胜利。波兰倒下了，但是它的反抗拯救了法国革命，而随着法国革命开始了连沙皇制度也无力对付的运动。波兰人的这一作用，我们西方人永远也不能忘记。不过，我们就要看到，波兰还不仅仅是这一次拯救了欧洲的革命。

在叶卡特林娜的政策中已经明显地显示出俄国现代政策的所有主要特征：兼并波兰（但是同时还不得不把一部分猎获物让

給邻居)；把德国变成下一个瓜分对象；君士坦丁堡是一刻也沒有忘記，步步逼近的最主要目的；夺取芬兰作为彼得堡的屏障和把挪威让給瑞典作为补偿（这是叶卡特林娜在腓特烈汉向古斯塔夫三世提出的）；用限制性的国际条例来削弱英国的海上优势；在土耳其的基督教徒—“莱雅”^①中煽动起义；最后，把自由主义的和正統主义的詞句巧妙地結合起来，俄国按照需要用它来愚弄西欧酷爱詞句的“有教养的”庸人，愚弄他們的所謂社会輿論。

到叶卡特林娜逝世的时候，俄国的領地已超过了最肆无忌惮的民族沙文主义所能要求的一切。凡是冠有俄国名字的（少数奥地利的小俄罗斯人除外），都处在她的继承者的王笏之下，这个继承者現在完全可以称自己为全俄罗斯君主。俄国不仅夺得了出海口，而且在波罗的海和黑海占有广闊的濱海地区和无数的港灣。受俄国統治的不仅有芬兰人、韃靼人和蒙古人，而且还有立陶宛人、瑞典人、波兰人和德国人。——还想要什么呢？对于任何其他民族來說，这会是最高的成就。对于沙皇外交來說（民族是不在話下的），这仅仅是一个基础，現在它正預备在这个基础上建造自己的大厦。

法国革命过去了，它給自己产生了自己的統治者，自己的拿破侖。这似乎証实了沒有害怕大規模人民起义的俄国外交的高度英明。拿破侖的兴起現在給了俄国外交取得新胜利的机会：德国注定了要分担波兰的命运。但是叶卡特林娜的继承者巴維

① “莱雅”(群)，是非伊斯兰教的土耳其臣民的称呼。見第1版第10卷第6—7頁。——編者注

尔是个固执、任性、狂暴的人；他时时刻刻破坏外交家們的計劃；他日益使人无法容忍，必須要把他去掉。在近卫軍軍官中是很容易找到这件事情的执行者的；皇子亚历山大参与了这一阴谋活动并为这个阴谋作了掩护。巴維尔被勒死了，立刻开始了拥立新沙皇的新的运动，这位沙皇由于他登极的方法本身而成了一帮狡猾的外交家的終生奴僕。

这帮人听任拿破侖去彻底摧毁德意志帝国并使它的混乱局面达到頂点。但是当要最后結算的时候，俄国便重新登場了。根据留尼維尔和約(1801年)，法国获得了德国莱茵河的全部左岸地区，同时决定，因此而丧失領地的德意志公爵們应当在莱茵河右岸从帝国僧侶(主教、神父等)的土地中得到賠償。在这里俄国举出了它在1779年的特申保証：它說，在分发賠償的时候，有分量的話应当由它和法国这两个保証德国分裂的强国来讲。而德意志公爵們的各自割据和自私自利，他們所习以为常的对帝国利益的背叛，保証了俄国和法国的这句话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結果是俄国和法国拟定了在失去領地的公爵之間瓜分教会土地的計劃，而这个由外国人根据外国人的利益拟定的計劃的全部基本要点都納入了德意志的国家法 (Reichsdeputations-hauptschluss, 1803年)。

德意志帝国联邦实际上已瓦解；奥地利和普魯士开始作为独立的欧洲国家行动，而且像俄国和法国那样，把德意志各小邦仅仅看做是侵略的对象。什么在等待着这些小邦呢？普魯士还太小，太年青，因而不能僭望对它們的最高霸权，而奥地利剛剛丧失了这种霸权的最后痕迹。但是俄国和法国妄想承继德意志帝